

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·X

(1/2)



“我将永远是一位穆斯林。我的宗教是伊斯兰。”

——马尔科姆·X

早期生活

马尔科姆·X，原名是马尔科姆·利特尔，1925年5月19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巴哈市。他的母亲路易斯·诺顿·利特尔（Louis Norton Little）是一位家庭主妇，照顾着家里的八个孩子。他的父亲厄尔·利特尔（Earl Little）是基督教浸信教会的牧师，是黑人民族主义领袖马库斯·加维的支持者。厄尔·利特尔在公民权利问题上言辞激进，遭到了来自白种人优越论组织“黑色军团”（Black Legion）的死亡威胁。马尔科姆四岁前就迫使搬了两次家。无论厄尔·利特尔怎样躲避“黑色军团”的追杀，1929年，他们在密歇根州兰辛市的家还是被焚为灰烬。两年后，父亲厄尔的尸体被发现横躺在小镇的查道车铁轨上，当时马尔科姆年仅六岁。母亲路易斯因丈夫的死于非命而精神崩溃，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。她的孩子们天各一方，有的被人收养，有的被送入孤儿院。

马尔科姆是一位非常聪明好学的学生，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中学毕业。他渴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律师，然而，一位倍受他爱戴的老师告诉他“律师职业对黑鬼来说只是一个梦想”。马尔科姆不得不面对现实。渐渐地，对上学也失去了信心，并在十五岁时辍学，从此开始流浪街头，混迹于街头小混混当中，贩毒、吸毒、滥交、盗窃几乎无恶不作。二十岁时因“入室行窃”罪被逮捕，在监狱里度过了七年时光。入狱后，他试图使自己再受教育，因而学习了很多知识。也正是在监狱中这段自我反省的日子里，他加入了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，完全追随了伊利雅·穆罕默德（Elijah Muhammed）。在1952年出狱时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

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

马尔科姆出狱后，去了底特律，参加该组织的日常活动，受到伊利亚·穆罕默德的亲自委派。马尔科姆承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。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知名人物。他受到很多电视节目和杂志的采访，他还在各大学和各地研讨会上发表演讲。他的讲话生动地描述了黑人的境况，但深深地激怒了白人。当一位白人提到南方一些大学只录取没有被刺的“新种黑人”时，马尔科姆反唇相讥：

“当我滑倒时，节目主持人会兴奋地喊：哈哈！马尔科姆先生，你不能否认那对于你的比赛确是一次推进！

我会坚持我的道路。听不到“民权提高”的声音，我绝不回头。白人或许认为，黑人应该喊：“哈利路亚”（hallelujah，赞美上帝）！四百年以来，白人总在黑人的脊背上插了一把一尺或六英寸长的刀，现在白人要把它拔出来！让黑人感激他们。为什么？如果白人猛拔出刀，仍旧会留下很深的刀痕的！”

马尔科姆在反对美国种族歧视方面言辞激烈，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使他不能接受来自白人真诚帮助。在十二年多的时间里，他攻击白人是邪恶的魔鬼，宣扬伊利亚·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。遗憾的是，今天人们对马尔科姆的印象大多都集中在了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，尽管这一时期之后的马尔科姆从思想到行动与以前完全不同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时期之后的马尔科姆还向美国人传达了一种信息。

全新地认识伊斯兰

1964年3月12日，由于受到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内部的排挤，加上该组织又爆出了伊利亚·穆罕默德的性丑闻，马尔科姆于是与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决裂，开始按新的信念建立组织。

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沉睡的人，在他人的控制之下。我现在要自己思考，说一些属于自己的言辞。之前，我只是为了他人，且受到他人的指示，现如今，我应该自我主见。

马尔科姆38岁时脱离了伊利亚·穆罕默德的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。在作对之前的反省时，他说：通常在各个大学举行非正式的聚会之后我作演讲，一般由十几个包括白人在内的各种肤色的人参加，他们大多是阿拉伯人，来自中东、北非，还有在美国生活或学习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，我们曾相互拜访、学习。他们对我说尽管我对白人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，尽管我自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穆斯林，但我应该对伊斯兰做一个全新地再认识。我理解他们，并决定接受他们的意见。作为伊利亚曾经的追随者，我确实有点受制于人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思想认识方面，经过

这样的几次经历后，我自问道：既然已经公开表白了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为什么不去拓宽自己的宗教知识呢？

我遇到一些正统的穆斯林，他们一再要求我见见马哈茂德·优素福·舒阿布博士。在一位新闻记者的引荐下，我同舒阿布博士见了面。他很亲切。他说，他经常从报纸上了解我的情况，我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们大约谈了15到20分钟。我们彼此都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。他告诉我：“爱人如爱己，才是真信士。”（先知穆罕默德（愿主福安之）语）

朝觐的影响

1963年，马尔科姆·X踏上了去麦加朝觐的漫漫长途。对于朝觐，马尔科姆说：

前往麦加朝觐，获得“罕吉”（Hajj）的荣誉，是每一位具备条件的穆斯林一生必须完成一次的宗教义务。

安拉在《古兰经》中说：

“其中有许多明证，如易卜拉欣的立足地；凡入其中的人都得到安宁。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，都有为安拉而朝觐天房的义务。不信道的人（无损于安拉），因为安拉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。”（《古兰经》3: 97）

“你应当在众人中宣告朝觐，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或乘着瘦驼，到你这里来。”（《古兰经》22: 27）

机场里成千上万的人，穿着同一种装束，准备离开吉达。你可能是国王或一位农民，无人知晓。有些政要只是很谨慎地向我示意。我们开始高呼“响应词”：Labbayka! (Allahumma) Labbayka!（主啊！我应召来了！我应召来了！。）这里有白色人种、黑色人种、棕色人种、黄色人种，有蓝眼睛的、黄头发的，还有像我一样的红色卷发的，此时皆为兄弟，人人都用同一种方式赞颂着安拉，安拉面前人人平等……

从那一刹那起，我开始重新认识“白人”。所谓“白人”只不过是肤色不同，他像其他人一样，是普普通通的人；没有理由对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妄加刻画。而在美国，“白人”比黑人，比其他有色人种享有更特殊的地位。但在穆斯林世界，我所看到的白人显出更多更真诚的兄弟情义。从那天早晨开始，在我的脑海中对白人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。

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万计的朝觐者，从蓝眼睛黄头发到黑皮肤的非洲人，一律穿着白色的戒衣，履行同一种功课，更显示出全世界穆斯林精诚团结的精神和亲如兄弟的感情。而在我的记忆中，美国是不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。美国人有必要了解伊斯兰，因为只有这一信仰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。通过我在穆斯林世界的旅行中所见

所闻，以及同一些美国穆斯林的交谈，我发现人们一致这样认为，是伊斯兰改变了他们对“白人”的看法。而在这之前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不同肤色的人彼此真诚地称兄道弟，情同手足，彼此尊重。

马尔科姆·X的美国新视觉

马尔科姆继续说道：

在圣城的每一分钟，我都在思索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。美国黑人不值得为种族仇恨而死去——他只能对美国四百年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有所反映。种族歧视只能将美国导入毁灭的道路。根据我的亲身经历，我相信美国各大院校的白人青年一代都会看到灾难降临的预兆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转向正信之路——只有这条正路才能让美国避免种族歧视带来的势不可挡的灾难。

我相信，安拉将会使如今这个所谓的“基督教白人社会”最终为他们对有色人的压迫和所犯下的罪恶而忏悔。正如安拉惩罚法老，使法老悔过一样。但法老拒绝给他曾统治的人民公平。我们知道，安拉最终使法老毁灭了。

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阿扎木博士家同阿扎木博士的一次会餐。我们谈了很多，从中也见识了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他思想的博大精深。在谈到使者穆罕默德（愿主福安之）的追随者的血统时，他指出他们中有白人，也有黑人，还有其它肤色的人，今天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人同样有各色人种，他们只是肤色不同而已，没有社会地位上的差异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穆斯林世界已经受到来自西方思想的影响，他说，如果穆斯林世界真正存在肤色的差异，那正是西方影响的直接反映。

(2/2)

认主独一

在朝觐期间，他给在哈莱姆区（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区，居民大都为黑人）新修建的清真寺里的几位忠实助手写了几封信。要求他们公开发表他的信件。

“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真诚、热情和精诚团结的兄弟情义。而在这片古老的圣地——易卜拉欣、穆罕默德以及在天经中所提到的一些使者的家园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、不同肤色的人们正演绎着这种兄弟情义。一周来，我完全被眼前所出现的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的这种亲切、这种纯洁高尚的友情所震撼……”

“你可能对我的这些言辞感到震惊。但在这次朝觐中，我所看到的和经历到的一切，迫使我对我以前的思想做出批判和调整，纠正以前的许多不正确的观念。这对我不是大难题。尽管以前我对自己的许多观念坚信不疑，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事实，不得不接受新的经历给我新的知识和新的生活理念。我必须始终保持虚心的态度，以随时得到真理的洗涤。

“在穆斯林世界的这十一天里，我们吃着同一盘子的饭，喝着同一杯子里的水，盖着同样的毛毯，与此同时，所有的穆斯林兄弟祈祷着同一个养主。他们中有很多蓝眼睛、黄头发、白皮肤。在从语言、服饰到皮肤的真正意义上的‘白色’穆斯林世界里，我感觉到真诚，如同我来自尼日利亚、苏丹、加纳等非洲黑人穆斯林身上感觉到真诚一样。

“我们是真正的同类（兄弟），因为，都信仰着独一的安拉——他从他们的脑海中消除了‘白人优越’的思想，从他们的行为上去除了‘白人至尊’的矜持，从他们的态度上剔除了‘白人为上’的种族歧视。

“我从中看到，假如美国白人能够接受认主独一的信仰，那么，他们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到‘人类在上帝面前的一体性’，才能终止他们因为肤色的差异而加于他人的歧视和伤害。

“‘种族歧视’在美国犹如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癌症，所以，作为所谓的‘白色基督教心脏’的美国更应该接受能治愈这一癌症的最佳方案。或许它能及时把美国从临近的毁灭性的灾难中拯救出来。这里并不是没有先例——由于‘种族主义’这一同样祸根，德国人曾遭遇过毁灭性的打击。

“他们问我对朝觐的最大印象是什么？我说：兄弟情谊！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的人如同兄弟一般聚集在一起！它向我们证实了独一的安拉的力量……所有的人一样的吃，一样的睡。从朝觐的氛围中，我感触到了在独一的造物主掌管下的人类的一体性。……”

朝觐后，马尔科姆以哈吉·马立克·沙巴兹之名回到了美国。他心中燃烧着一种新的精神信念。他从为民权奋斗的一个民族主义者，转变成了一名为人权而奋斗的国际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。

朝觐之后

白人记者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渴望了解哈吉·马立克对于他们白人的新观点。他们几乎不相信，一个几年来曾一直煽动反对他们的人，如今一下子转变成以兄弟来与他们相称的人。对于这些人，哈吉·马立克说：

“你们问我：‘你难道接受白人为兄弟吗？’好，我的回答是，在穆斯林世界，我把我所看到的、感受到的，写信告诉了国内的兄弟，我觉得我的视野被拓宽了！正如我曾写的，我同包括白人在内的有色穆斯林一同

分享了真理和真诚的兄弟情谊，他们从没有给我任何种族、肤色，或另类穆斯林的偏见。

“朝觐之旅拓宽了我的视野。我拥有了一个新的视角。在圣城的这两个星期里，我看到了在美国三十九年来从未见到的场面。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——从蓝眼睛黄头发到黑皮肤的非洲人——皆兄弟！团结！友爱！认主独一！没有种族隔离主义者，也没有自由主义者，他们不知道，也不需要去解释这些毫无意义的术语。

“我得承认，过去我对白人一概的反对与憎恶。我将永远也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，因为我知道，白人也有许多是真诚的，而那些真诚的人就是黑人的兄弟。真正的伊斯兰让我明白了我的“黑人主义”其实同白人的“白人主义”一样是极其低级的。”

因为哈吉·马立克的新思想，许多的黑人推选他为领袖，但现在他所宣传的思想同他曾作为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的部长和发言人所宣传的思想完全相反：

“真正的伊斯兰教导我，所有的一切，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心理、种族成分或特征，都是为了构成完整的人类大家庭和完美的人类社会。

“我要对我的哈莱姆区的兄弟们说，只有当人类顺从造化万物的唯一的安拉时，人类才能找到和平与安宁，当然，只有行动才会有希望。”

从危险到生命的最后一刻

哈吉·马立克的新的世界观成为美国新的撞击。他的新观念不仅得到了美国黑人群体的响应，而且得到了所有种族、各色人种知识分子的响应。现在，恶魔般的媒体穷凶极恶地把他污蔑为“鼓吹暴力”的“好战分子”，但实际上，他和马丁·路德·金博士在观点上是很相近的：

“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，但做法不同。马丁·路德·金博士主张的是“非暴力”行动。而那只能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悲惨。因为白人在对付手无寸铁的黑人时会毫无顾忌，会更加凶残。而今这个国家充满着种族主义思潮，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它的‘极端’。当黑人问题面临致命的灾难时——应该是“非暴力”的金博士？还是所谓的‘暴力’的我呢？”

哈吉·马立克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已经成为许多组织的靶子——暗杀的对象。尽管如此，他从未畏惧过什么，他依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他在他的自传的末尾作为墓志铭写道：

“我知道，很多社会常会杀害一些促进那些社会变革的人们。假如我的死能带来一些光亮，能让真理彰显，从而剔除毁坏美国躯体的毒瘤——种族主义，那么，一切托靠安拉。若有失误那只是我自己的过失。”

马尔科姆·X的遗产

尽管哈吉·马立克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被暗杀的目标，但他却不请求警察的保护。1965年2月21日，他在纽约一家饭店准备演讲时，遭到三名黑人的枪击。此时，他还有三个月才满四十岁。很明显，这是他曾效力的“伊斯兰民族”组织的报复行为。还有许多人认为，至少有一个以上的组织参与谋划了这次刺杀，众所周知的反黑人组织FBI（美国联邦调查局）被许多人视为同谋。我们或许永远都不能确定杀害哈吉·马立克的真正幕后支持者，或许枪杀他的计划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国内的一些领导者。

马尔科姆·X已经影响到美国人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。他死后，非洲裔美国人对伊斯兰的信仰热潮空前高涨起来。亚历克斯·哈利（Alex Haley）与人合写了《马尔科姆·X传记》，以后又写了一部名为《根》的长篇史诗，讲述了一个非洲穆斯林家庭的奴隶经历。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开始皈依伊斯兰，采用穆斯林名字，探索非洲文化。最近斯拜克·李（Spike Lee）导演的电影《黑潮-麦尔坎X》放映后，又掀起了一股纪念马尔科姆·X的浪潮。哈吉·马立克是非洲裔美国人，穆斯林，是美国平民引以自豪的英雄。他传达的使命简单而又清晰：

“我不是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的追随者。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。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。我只相信伊斯兰。我是一位穆斯林。”